

人生实质上是一场苦旅

□曹文轩



一辆破旧的汽车临时停在路旁，它不知来自何方？它积了一身厚厚的尘埃。一车人，神情憔悴而漠然地望着前方。他们去哪儿？归家还是远行？然而不管是归家还是远行，都基于同一事实：他们正在路上。归家，说明他们在此之前，曾有离家之举。而远行，则是离家而去。

人有克制不住的离家的欲望。

当人类还未有家的意识与家的形式之前，祖先们是在几乎无休止的迁徙中生活的。今天，我们在电视上，总是看见美洲荒原或者非洲荒原上的动物大迁徙的宏大场面：它们不停地奔跑，翻过一道道山，游过一条条河，穿过一片戈壁滩，其间，不时遭到猛兽的袭击与追捕，或摔死于山崖，淹死于激流。然而，任何阻拦与艰险，也不能阻挡这声势浩大、撼动人心的迁徙。前方在召唤它们，它们只有奋蹄挺进。其实，人类的祖先也在这迁徙中度过了漫长的光阴。

后来，人类有了家。然而，先前的习性与欲望依然没有寂灭。人还得离家，甚至是远行。

外面有一个广大无边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艰辛，充满危险，然而又丰富多彩，富有刺激性。外面的世界能够开阔视野，能够壮大和发展自己。它总在诱惑着人走出家门。人会在闯荡世界之中获得生命的快感或满足按捺不住的虚荣心。因此，人的内心总在呐喊：走啊走！

离家也许是出自无奈。家容不得他了，或是他容不得家了。他的心或身一起受着家的压迫。他必须走，走走高飞。因此，人类自有历史，便留下了无数逃离家园，结伴上路，一路风尘，一路劳顿，一路憔悴的故事。

人的眼中、心里，总有一个前方。前方的情景并不明确，朦胧如雾中之月，闪烁如水中之影。这种不确定性，反而助长了人们对前方的幻想。前方使他们兴奋，使他们行动，使他们陷入如痴如醉的状态。他们仿佛从苍茫的前方，听到了呼唤他们前去的钟声和激动人心的鼓乐。他们不知疲倦地走着。

因此，这世界上就有了路。为了快速地走向前方和能走向更远的地方，就有了船，有了马车，有了我们眼前这辆破旧而简陋的汽车。

路连接着家与前方。人们借着路，向前流浪。自古以来，人类就喜欢流浪。当然也可以说，人类不得不流浪。流浪不仅是出于天性，也出于命运。是命运

把人抛到了路上。

即便有许多人终身未出家门，或未远出家门，但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有无可归的感觉，他们也在漫无尽头的路上。

人们早已发现，人生实质上是一场苦旅。

坐在这辆车里的人们，将在这样一辆拥挤不堪的车里，开始他们的旅途。我们可以想象：车吼叫着，在坑洼不平的路面上颠簸，把一车人摇得东歪西倒，使人一路受着皮肉之苦。那位男子手托下巴，望着车窗外，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股将要开始艰难旅程的人所有的惶惑与茫然。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中也出现过这种拥挤的汽车。丰子恺先生有篇散文，也是专写这种老掉牙的汽车的。他的那辆汽车在荒郊野外的半路上抛锚了，并且总是不能修好。他把旅途的不安、无奈与焦躁不宁、索然无味细细地写了出来：真是一番苦旅。当然，在这天底下，在同一时间里，有许多人也许是坐在豪华的游艇上、舒适的飞机或火车上进行他们的旅行的。他们的心情就一定要比在这种沙丁鱼罐头一样的车中的人们要好些吗？如果我们把这种具象化的旅行，抽象化为人生的旅途，人们不分彼此，都是苦旅者。

人的悲剧性实质，还不完全在于总想到达目的地却总不能到达目的地，而在于走向前方、到处流浪时，又时时刻刻地惦念着正在远去和久已不见的家、家园和家乡。就如同一首歌唱到的那样：回家的心思，总在心头。中国古代诗歌，有许多篇幅是交给思乡之情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宋之问）“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古诗十九首》）“家在梦中何日到，春来江上几人还？”（卢纶）“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韦庄）……悲剧的不可避免，在于人无法还家；更在于即便是还了家，依然还在无家的感觉之中。那位崔颢，本可以凑足盘缠回家一趟，用不着那样伤感。然而，他深深地知道，他在心中想念的那个家，只是由家的温馨与安宁养育起来的一种抽象的感觉罢了。那个可遮风避雨的实在的家，并不能从心灵深处抹去他无可归的感觉。他只能望着江上烟波，在心中体味一派苍凉。

这坐在车上的人们，前方到底是家还是无边的旷野呢？

□陈赫

句“春雨一滴滑如油”。那一颗颗经过一个冬天干旱的树木，有了这一场春雨，就能开出芬芳的花朵，香气袭人，预示着一场丰收的到来；那一排排已经耕好的水田，有了这一场春雨，就能扎根肥沃的泥土，沁人心脾，勾勒着一幕幕金黄的出现；还有那一个个揪心的父亲，有了这一场春雨，就能安静的睡熟，美梦成真，弹奏着一曲曲高昂的凯歌。三月的春雨过后，泥土芬芳，唯有春雨贵如油，才是最动人心弦。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三月的阳光是清新而明丽的，她福泽四海，博大的照耀着世间所有的繁茂。

油菜花的金黄，渐渐地布满了田野。蝴蝶的舞步，渐渐地沉醉了时光。南归的燕子，渐渐地露出了天空的和煦。鱼群的活跃，渐渐地惊扰了沉寂的池塘。一切的生动，都因为三月的阳光，她带着兴盛的力量不住的流淌，跳动在田间、树梢、鱼塘和人们的脸上。她带着初春的气息，给大地增加一道道美丽的光景。她带着冲散掉的阴郁，给万物的心灵带来一缕缕惬意的舒畅。因为有了三月的阳光般的性格，人们开始活的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在天地之间，将所有的烦恼和忧愁，都随之遗忘。

“人间三月春意浓，莺歌燕舞唱东风。无边美景看不尽，自是浮生第一景”。让我们合着春风，沐着春雨，伴着春日，荡着春思，漾着春情，尽情拥抱美丽的三月天吧！

大家V微语

爱吃海胆的绿鳞鲀

□佚名

●海胆大多栖息于海底，身体呈圆球状，表面长满棘刺，如同一个带刺的仙人球，故又名“海刺猬”。另外，海胆的整个身体被关闭在上千片排列整齐的石灰质外壳中，只有口部朝下，方便觅食海底的蠕虫或藻类。

●在海洋世界里，虽然海胆移动得非常缓慢，但似乎没有多少动物敢招惹这个“刺儿头”。不过，一种叫绿鳞鲀的鱼类却喜欢以海胆为食。

●绿鳞鲀主要生活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等海域，身体呈长椭圆形，除嘴巴外，全身布满骨质鳞片，可以抵御海胆的棘刺。这种鱼体长26厘米左右，虽然嘴巴很小，但是上下颌各有8个门齿状大牙，能够把软体动物的坚硬外壳咬碎，或者把稍大的猎物切成小块。绿鳞鲀在捕食时，首先用嘴叼着海胆的一根棘刺，然后把它从海底提起鲀，最后再扔向海底。海胆经绿鳞鲀这么一提一扔，身体很容易翻转过来，导致口部朝上，露出自己的软肋。绿鳞鲀则趁此良机，立即咬住海胆柔软的口部，由外向内慢慢地吃掉海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看似无懈可击的对手，只要找准软肋，并想方设法，就可以拿下。

谈天说地

交还

□刘荒田

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的散文集《林中水滴》

中有这样的情节：

作者试枪时打

伤了一只乌鸦

，它飞了几

步，落在

一棵树上。

乌鸦群在它的

上空盘旋一

阵，飞走了。

唯独一只留下，

和受伤的乌鸦

在一起，人

走近，也不

走。为什么呢？

作者列出以下可能：一，不

忍抛弃，受伤的如果是女儿，

守它的就是娘。二，乌鸦是食肉的，闻

到血腥味，怎么肯舍弃？非要饱餐一

顿，管它是不是同类。作者称前一种是

“拟人观”——将人的感情移入乌鸦，后

一种为“拟鸦观”——从乌鸦的本能出

发。想起尼采的论断：“在植物眼里，整个

世界就是一株植物；在我们眼里，它是人。”

然而，归根到底，人不是乌鸦，不是

植物。怎么“拟”都脱不了人的身份。

这个观，那个观，都是人的“想当然

耳”。人怎样为乌鸦立言，替植物请命，

都无从明了它们到底“看”到什么。先

哲早就捅破这一层：子非鱼，安知鱼之

乐？

但是，缩小范围，局限于人本身，把

视角换位是不妨的。比如，把眼睛暂时

交出，所“看”的自然不同。

比如，交给幼年。一片空白，那时

“眼”虽可视，但影像无存，在今天看来

近于“全盲”。

比如，交给童年。如果站在商场，

所见尽是大人们的腿。如果面对街道，

都比长大以后所见的阔大很多。钻进

树林，鸟的叫声富于灵性。坡上的蜻蜓

和蚱蜢无不亲切。逮一只彩壳天牛，放

进火柴盒，半夜里记挂着，爬起来看，

生怕它饿死了。所见的父辈，无不正经八

百，任重道远地从事一种统一的工作

——谋生，喂饱全家；自己不能被抓去

当壮丁，这曾是当时家长以及成年亲友

的核心问题。幸亏不曾看到《皇帝的新

衣》里头的至尊，若然，一

定要问：为什么他不穿

衣服？——在被

家长捂口之前。

比如，交

给青春。起

初一段，谎

言、恐惧

以及不屈

相交混

杂；它让

人看到人

性的懦弱，

自私与

锋利下幸

存的冷峻。

校园里的茉莉

花从旁远远看着

暗恋慕的女子。

深山樵径上，看群峰中

跃出的太阳。套用洛夫《石室

之死亡》的名句：“我以目光扫过那座石

壁上面即凿成两道血槽。”自然赋予的

蛮劲，冲动而胡乱。

比如，交给洞房之夜，眼前鸡皮鹤

发的另一半，曾经明眸皓齿，辫子粗

黑。比如，交给抵达新大陆的第一天，

天蓝得如此怪异。比如，交给第一天

去妇产医院探望刚刚出生的第一个孙

子，从骨碌碌地转的婴儿眼里，读到一

一页摊开的族谱——上面有我新加上

的一行。

因从前已有过，这一系列“交”可名

为“还”，但并非原汁原味的还原——你

已不知不觉地偷龙转凤，即使把视角还

给忧患中年，你也不全部欣赏它的功

利：它失去底线的退让，它对信念的无

耻背叛——你从中引出现年的警诫，为

未来的行为划下边界。

如果再勇敢一点，把“眼睛”交出

去，站在他者的立场看自己——那么，

灵魂多了镜子，个体多了参照。如

此，读自己的文字，哪怕成篇时踟

蹰案自雄过五分钟，在他者看来，也

不过尔尔。如此，明白生之渺小和

不见诸经传的必然；写作云云，不过

是让自己避痛苦而入快乐，未必与

他人有关，更遑论不朽。

越是老下去，眼力愈是不济，越

应该让“看”的特权旁落，把眼睛“安”

在五光十色的客体上——这样一来，

生活多一点趣味，心情愈加平和，

是可以肯定的。